

氣功科學如何才是可能的？

倪培民

摘要

近二十年來有關氣功的論爭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即科學佔據了整個論爭的中心地位。懷疑論者用科學作為準則來對氣功的命題提出質疑，指斥外氣為迷信和騙術。氣功的支持者們則試圖通過科學實驗來證明外氣的存在和功效，卻又常常被指斥為偽科學。科學在當今的統治地位似乎已將問題定義為這麼一個兩難困境：要麼氣功為科學所證明，這就意味着它被歸結為常規科學所熟悉的解釋框架之中；要麼它不被科學所證明，於是它被指斥為迷信或偽科學。

本文論證，對整個問題首先應當採取一個“康德式”的提問，即不是問氣功是否“科學”，而是

倪培民，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Allendale, Michigan, USA.

《中外醫學哲學》III：3（2001年9月）：頁7-20。

© Copyright 2001 by Swets & Zeitlinger Publishers.

問“氣功科學如何才是可能的”？本文的具體方法，是首先列舉氣功懷疑論者的主要論據，試析其如何將氣功變得不可科學地證明，然後列舉幾條氣功支持者們的主要理由，試析其如何使氣功變得幾乎不可證為。本文初步的結論是，氣功要成為科學，我們需要在七個方面保持適當的張力。

一、問題的提出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氣功已有幾千年的歷史。它與中國傳統的哲學、宗教、醫學、科學都有密不可分的聯繫。雖然我們對氣功至今還沒有一個公認的明確定義，但這並不妨礙它在近幾十年來被廣泛地用以指稱以“氣”的概念為基礎的各種修練實踐活動。氣功的實踐者們似乎都認同以下幾個基本的信念，即所有生命體內都有一種作為生命能量的氣的存在，氣的狀態是生命體整體狀態的重要指標，氣可以通過修練而變得充實、順暢、純淨，氣的修練涉及調息和調心，等等。

氣功的功效通常被區分為兩種。即調整和改善修練者自身健康和整體狀態的“內氣”和通過對外物或別人發功以改變其狀態的“外氣”。對於內氣一般較少爭議，那是部分地因為雖然氣功中的“氣”的概念很神秘，但內氣的效果較易被西方醫學體系所解釋。而外氣則引起很多的懷疑和爭議，因為與外氣相關的命題常常與人們深信不疑的常識和科學的某些定律相悖。

如何考察各種氣功理論和實踐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考察和批判性繼承中的一個重要問題。近二十年左右來，圍繞這個問題已經有過許多論爭。顯然，並非所有以“氣功”為名的理論和實踐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其中有一些只是騙術，有一

些應當歸入迷信活動的範疇，有一些則是某些深刻和有效的內容與荒誕和虛幻的內容的混合。氣功的推廣者和“大師”們也並不見得都很清楚他們自己所宣揚的東西。他們中的有些人誤導他們的聽眾，甚至誤導他們自己。類似以上所說的種種情況，使得對氣功的考察和評價成為一個極其複雜的工程。

近二十年來對氣功的論爭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即科學佔據了整個論爭的中心地位。懷疑論者們用科學作為準則來對氣功的命題提出質疑，指斥外氣為迷信和騙術。氣功的支持者們則試圖通過科學實驗來證明外氣的存在和功效 (Lu, 1997)，卻又常常被指斥為偽科學。在公眾的心目中，科學實際上成了氣功合法性的裁判者。

歷史上很多氣功師隱居山林，不屑屈尊乞求科學家的認可，認為現代科學的方法對於氣功無異於隔靴抓癢。而科學家們也最多認為氣功是類似宗教的活動，不屑於去認真驗證其種種怪異的傳聞。八十年代早期，中國有一批氣功師“出山”，其中有的高功夫氣功師主動邀請科學家合作進行科學實驗，同時也有一些知名科學家（如錢學森等）勇敢地站出來支持對氣功的科學研究。確實，只有科學家和氣功師攜手合作才能使氣功走出迷信和騙術的陰影。但是氣功與科學的際遇並非一拍即合的良姻。他們之間的關係很像一百多年來超心理學和科學的際遇。事實上有關外氣的說法與超心理學中的說法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超感官的知覺和心理能量等等，儘管他們並不雷同。西方超心理學研究者將心理能量看作是自然稟賦，只是在某些人身上表現特別突出而已，而氣功修練者則強調修練的重要性，認為外氣雖然基於人人均有的自然稟賦，但需要經過修練才能予以維護、增長和凸現的功能。但是氣功與科學之聯姻所面臨的困難與超心理學與科學之聯姻所遭遇的困難十分相似。氣功修練者們本身的人格受到懷疑；他們所聲稱的種種奇效被科學家們認為根本不可能而予以拒斥，甚至不屑於一顧其

證據；許多科學家由於怕同行的取笑而不敢涉足這一領域。懷疑論者對氣功實驗的評價中有一種明顯的不對等性：當某個實驗似乎證明外氣之存在時，懷疑論者會想方設法找理由去否定其結果，而當某個實驗似乎不能證明外氣時，他們則毫不猶豫地加以引用，否定外氣的存在。科學在當今世界的統治地位似乎已將問題定義為這麼一個兩難困境：要麼氣功為科學所證明，這意味着它被歸結為常規科學所熟悉的解釋框架之中；要麼它不被科學所證明，於是它就被指斥為迷信或偽科學。不管哪一種情況，氣功作為一門特殊科學都無合法存在的前途。

懷疑論者往往把對氣功的要求設置到其不可證明的地步，而有些氣功支持者的說法又似乎使氣功變成不可證偽的。當氣功的某項實驗失敗的時候，某些人就說那是因為氣功師當時未處於良好的氣功狀態，或者說實驗受到了實驗者和旁觀者的懷疑或拒斥態度所引起的氣場干擾，或者說氣實際上已起了作用，只是氣的作用是自動的，它會優先解決更緊迫重要的問題，所以其作用的表現並不如預期的那樣。不管結果如何，他們似乎總有理由解釋。

可見，整個有關氣功的問題顯然已不只是“科學”的問題，它本質上也是哲學的問題。如果科學要成為氣功合理性的檢驗者，那麼對於科學及科學驗證之本質的理解就是一個必要前提。基於這一事實，對整個問題就應當採取一個“康德式”的提問，即不是問氣功是否“科學”，“氣功的現象是否能被科學地證明或證偽”，而是問“氣功科學如何才是可能的”，或者說“在什麼條件下，氣功才可能得到科學證明或證偽”。這裏的區別在於，第一類的問題預先設定現代科學的種種基本定理及要求的合理性，而後一類康德式的提問，則包含了對這一類設定本身的考察和質疑。本文的具體方法，是首先列舉懷疑論者的主要的論據，試析其如何將氣功變得不可科學地證明，然後列舉幾條氣功支持者們的主要理由，試析其如何使氣

功變得幾乎不可證偽。因為如果說有什麼內在因素阻礙氣功成為科學的話，這些因素必然隱藏在這些論據後面。當然，這短短的一篇論文，無法對這個問題作出完整的回答。本文只旨於提出問題，並對此提出一些尋求解答的線索和建議。

二、對懷疑論者之主要論據的分析

細看懷疑論者駁難氣功的種種論據，下列四條顯得最為突出：

第一條論據是氣功的特異效果可以通過欺騙手段做到，所以“大師”們只是在瞞天過海、魚目混珠、欺世盜名。這是運用得非常廣泛的一條論據。中國有一位人士就到處表演他如何能用魔術師的手段來重複氣功師們的特異功能現象，從而揭穿所謂的“神功內幕”。(司馬南，1998) 美國的懷疑論者協會主席，《懷疑論者》雜誌的主編麥克·舍默 2000 年 4 月到筆者所在的密西根大激流市演講，也用了同樣的方法。

確實，古往今來，有不少“特異功能”的騙局。這類欺世盜名、惑眾謀利的騙術自然應當予以揭破。真正的氣功師當然也會支持能將他們與騙子加以區分的努力。但是說由於某些現象可以通過騙術做到，因而所有這類現象均是騙術，則犯了簡單的邏輯錯誤。一個人可以通過偷盜而致富，然不能因此說所有的財富均是偷盜而來的。我們當然應當謹防受騙上當。如果懷疑某個特異現象可能是騙術，我們可以對其進行仔細觀察研究，或要求對象滿足某些防止欺騙手段的條件。但如果氣功要成為科學，則對氣功師必須有起碼的尊重和信任。如果他能排除我們的各種合理的疑惑的話，我們就不能簡單地因為其特異功能現象也可以用某種魔術來複製而予以排斥。在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可以說幾乎沒有創造不出來的魔術。如果以為可以為

魔術所複製為由而拒絕信任任何特異功能的話，那麼同樣的邏輯也可以用來拒斥任何常見的事件。在這個領域裏，“在證明某人有罪之前，應當假定其為無辜”這條原則同樣適用。

懷疑論者否定氣功的第二條論據是氣功的種種說法違背了經過反覆證明的科學規律和常識，因此是不可能的。這條論據乃是基於一個非常普遍的、然而在哲學上卻又非常幼稚的信念，即科學規律和常識是絕對的真理，因此，它們不僅不再受到檢驗，反而成了檢驗真偽及可能性的標準。如杜卡奇（Ducasse）針對超心理學所說的那樣，“那些認為超心理學所研究的現象是不可能的人看來是把科學雜誌的編輯誤認作了造物主。至少是在他們的眼裏只有科學雜誌的編輯所能接受和發表的，才是造物主所可能創造的。”（Ducasse，1956，頁147）持這類觀點的人常常是那些學了一點科學但並不深入，也沒有深究科學哲學的人。在科學上有較深造詣者，或是研究過科學哲學的人都懂得，我們的科學觀點的基礎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是必然的真理。當然我們不應當一見到某個奇異的現象就拋棄原有的科學信念，但我們也不能教條式地推翻一切與之不符的東西。科學也會發展，而有時其發展是以革命的形式發生的。在科學革命中，某些非常根本的概念和信念也會受到挑戰甚至被新的概念和信念所取代。如托馬斯·庫恩在幾十年前就已指出的，合理的態度乃是在二個極端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Kuhn，1970，頁92-110）一個極端是拒斥一切與常識和現存的關於科學規律的信念不符的東西，另一個極端是無批判地接受任何新奇的東西，輕易拋棄已有的信念。

在哲學上這顯得已是老生常談了（我是不是過於樂觀了？），但在實踐中卻很難做到適當地保持這種張力。上述二種極端都很吸引人。一方面，懷疑自己長久以來深信的信念需要勇氣和坦誠。這對於那些已將自己整個事業建立在那些信念之上的人來說尤為困難。受到挑戰的信念越是處於一個人整個

信念體系的基礎地位，就越難以使之動搖。另一方面，人又常常會為自己的輕信而引誘，特別是當它許諾種種人所期冀的前景的時候。在這二者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就要求人能有一種“開放的確定性”——即在持有自己的信念的同時對那些信念的非必真性有清楚的認識，並在充分的證據面前，願意改變自己原有的信念。當然，什麼樣的證據才是“充分的”，這本身也是一個需要尋找適當張力的問題。

懷疑論者的第三個主要論據，是氣功的現象均可被歸原為“正常”的物理和心理現象，因而並沒有什麼“特異”可言。運用這個論據可以揭示某些表面上看來神奇的功能，例如赤足蹈火之類，實際上與氣功無關，而是任何人在經過一定訓練、掌握了某些技巧之後均可做到的。但它只能在某種程度上有效。美國哲學家 Fodor 指出：當歸原主義被當作一個原則而非經驗總結的成果時，它就成了一個具有一種奇怪效應的障礙——在它面前，被檢驗的特殊科學越是成功，就越是被看作是應予摒棄的。（Fodor，1974，頁77）因為在它看來，可歸原性證明了特殊科學之失敗——它沒有什麼特殊可言；而不可歸原性，則被看成是其荒唐無稽的表現。因此對於那些無法被歸原為熟悉的心理和物理規律的現象，合理的態度是不排斥別的解釋的可能性。有些氣功治療的效果往往被輕易地說成是自我暗示的心理作用，與服用毫無實際生理效應的澱粉藥片無異。然而，這樣的解釋有時非常缺乏說服力，如果一個經反覆診斷確定的癌症腫瘤，在氣功治療以後消失了，我們沒有理由僅僅因為外氣概念無法為已有科學知識所消化而簡單地將它說成心理暗示的結果。歸原主義不是懷疑論者才有的問題，氣功的宣揚者們也可成為它的祭品。即使在外氣氣場中能探測到某些物理指標的變異，那些物理指標本身也只能揭示外氣之內容的極小的一部分，就像空氣的振動與以其為載體的語言的含義只有極為有限的關聯一樣。

懷疑論者的第四條主要理由是氣功現象缺乏嚴格的科學證明。這當然是一條很合理的理由。某種說法要成為科學，必須接受科學家們所公認的一些基本原則。如果某人說他通過實驗科學地證明了外氣，科學家們當然會合理地提出：該實驗之各種變量是否在實驗中得到控制調節？受試者們是否在年齡、性別、教育、心理素質和氣功修練程度上具有可對照性？有多少次重複實驗以供對照和統計其成功率？參加實驗者本身是否與某種實驗結果有利益相關的關係？實驗的初始狀態、經過和後果是否盡可能地有詳盡的記錄？這些都是可能影響到氣功實驗的可信性的因素。

但另一方面對於科學的標準和程序本身也應當進行反思。懷疑論者和氣功的支持者們（像超心理學的創造者們一樣）常常不加批評地預設了一般的科學標準和程序對氣功也同樣適用，而不考慮到氣功的特殊性要求對這些標準和程序本身應當作出適當的調整。例如，人們一般都認為在實驗室裏做的實驗是最可靠的，但如布洛德（Braude）所指出的，這正是導致萊恩（Rhine）以來超心理學研究乏善可陳的一個大錯誤。在實驗室進行實驗的目的在於控制各種影響到實驗結果的變量，但如果氣功和超心理學的基本原理是正確的話，那麼至少所有參加實驗的人的心理狀態都屬於實驗中的重要變量，應當考慮進去。而心理狀態只有在自然的條件下才能真實地產生，因而實驗室恰恰成了最不理想的環境！要讓一個受試者在實驗室裏重複他在自然條件下能做到的事，可能會像讓一個人在眾目睽睽之下有性高潮一樣的難以做到（Braude，頁 7-11）。因此，布洛德建議對超心理學應當採用半實驗性的檢驗或採用收集和調查各種報告的方法作為其基本的證明方式。

科學驗證中的另一個要求是可重複性。雖然從哲學的本體論和方法論上來看，由於事物的廣泛聯繫、千變萬化，我們更有理由相信沒有任何一個事件是可以嚴格地被重複的。可重複

性的要求本身是建立在把事物孤立、片面地看待的形而上學之上的。但這個要求卻廣泛得到認可。與物理狀態相比，心理狀態顯然是更加難以重複，而如果心理狀態的功用又與容格（Jung）所說的集體無意識相關，那麼它的可重複性就更加微乎其微了。我認為要求氣功支持者們在這個方面作出一定的讓步是合理的。因為如果沒有任何可重複性，那就很難對現象作出概括總結，也難以確定事件之間有無因果關係。然而如果科學家在要求可重複性時不對更多的變量予以考慮，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寬對於重複性的狹隘要求，那麼氣功也就無法成為科學。

三、對氣功支持者們的論據的分析

現在我們再來考察一些似乎使氣功變得不可證偽的氣功支持者的觀點。

其一是在超心理學中也有的“實驗者效應”之說（Alcock，頁 37-40）。這個觀點認為實驗的操作者和旁觀者的心理狀態，例如他們希望實驗能證明氣功效應或者證偽氣功效應等等，會對實驗的結果產生影響。這個觀點常常被用來解釋為何某些氣功實驗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尤其是同樣的實驗由某個實驗者操作時達到成功，而別的實驗者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卻無法重複該實驗。

這個說法看似可以為任何失敗作辯護，因而可以使實驗本身失去意義。如果它成立的話，確會使對氣功的科學實驗變得非常困難，但它並不至於使氣功科學變得不可能。它要求實驗者放棄自己純客觀的旁觀者身份，而對實驗採取積極的肯定的態度，甚至自己成為氣功的修練者。但它並不要求實驗者自欺欺人。我們仍可以通過實驗的結果來看，是不是在實驗者和旁

觀者本身就是氣功修練者時或對實驗抱有積極肯定的態度時，該實驗的成功率有明顯的提高。

比上述“實驗者效應”更令科學家們難以接受的一個說法，是有的時候氣功治療之有效或無效，或者多大程度上有效，還取決於被治療者本身是不是相信該治療已經生效了。氣功大師嚴新在他的帶功報告中經常提醒聽眾，在接受氣功治療之後，如果師傅問：“你好一點沒有？”你說“好像好一點”，那麼你就只是“好像好一點。”因為你在這麼說的時候，你實際上只肯定了“一點點”的信息，而把其餘的信息拒斥掉、浪費掉了。觀其背後的哲學基礎，這個說法實際上包含着這樣的思想，即語言和它所承載的思想，並不只“反映”實在，它們也是影響實在的行為！

由於這個論點包含虛擬事實條件陳述（*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 Statement*），因而它的證明是極為困難的。它實際上是說：如果你當時說，你已經好了許多，或者完全康復了，那你就會好許多，或甚至完全康復！由於沒人能把已說出的話吞回去重說另一句來檢驗這個說法是否正確，因此這個說法就只能是科學上未經證明的假設。更令科學家們難以接受的是，即便你說了“我已全好了”，而你的各種生理化驗指標仍不正常，你仍然應當保持自己已經完全康復的信念，這對科學家來說，無異於自欺。

然而這樣的觀點也可能是非常深刻的、應當予以重視和尊重的洞見。在邏輯上這完全是可能的。而如果它確是正確的，那麼這個說法就可能是救命的藥方！確實無人能通過收回已經做出的事情來證明虛擬事實條件命題，但人們也無法用同樣的方法證明日常的虛擬事實條件命題。如果我不小心用刀割破了手指，我會說：如果我當時小心一點，就不會割破手指了。為什麼在後者我們不要求收回已做出的行為來證明其正確？因為類似後者的情況我們有其他的日常活動為對照。在我小心用刀

時，我的手指割破的統計率大大小於在不小心時的統計率。在氣功中，為什麼我們不能用同樣的方法去證明或證偽上述的說法呢？

那麼對於無視生理檢查的指標又怎麼說？完全無視所有的經驗材料當然是愚蠢的固執，但完全依賴化驗出來的數據來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則是另一回事。自我感覺應當是身體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事實上當代西方醫學最大的弊病之一就是過多地依賴生理化驗而不顧病人的自我感覺。而且，病人樂觀的心理狀況有助於恢復健康，反之則不利於健康，是人所共知的常識。病人自己的語言和思想是作為影響治療的行為，還是僅僅是對實在狀況的反映，在這一點上也是可以用統計材料予以經驗地驗證的。

氣功界中的另一個說法，也會令科學家們難以接受，即氣有自動選擇目標的功能。顯然，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麼它可以為任何氣功實驗的失敗提供藉口。如果我練了多年氣功而沒有任何感覺得到的成效，或者一個氣功師為我治療某種病症而無任何顯效，按照上述理由，就可以說實際上氣已經為我解決了我所更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果不是因為氣功的話，那些潛在的威脅會對我引起更大的傷害。

這又是一個看來永遠無法證偽的虛擬事實條件命題。但如果這樣的修練和治療在其他案例中有相當的作用，而只是在某些個案中沒有顯效，那它就不失為一種解釋。邏輯上來說這並非不可能的，當然要把它當作一個科學的假設，需要比邏輯的可能性更進一步。這裏我想提到一個相關的重要條件。我們一般認為人的感知能力局限於我們生而就有的五官一眼耳鼻舌身。但是不是可能一個訓練有成的人會發展出一種更高層次的感知能力？科學家們長期以來認為科學事實必須是任何人都可以感知到的。他們可以認為人需要適當的儀器設備和知識才能感知和識別某些現象，但幾乎沒人想到他們也許需要在精神方

面、道德方面有特別的訓練，才可能開啟“天眼”。這種觀點儘管難以令人接受，但它的驗證並非不可能的，借用穆爾 (J. S. Mill) 的一個詞來說，這個驗證需要借助於“有能力的判斷者” (competent judges)，即那些氣功修練有素者。如果相當多數“有能力的判斷者”從他們的經驗中都得出這種說法，那麼這個說法就不是沒有經驗基礎的了。當然，如果我們僅僅用是否持這個觀點本身來看一個人的氣功修練程度，那就成了循環論證。但這是個不難避免的錯誤。只要根據那些修練者總體上的氣功功力的表現來判斷就可以了。可見這個說法雖然要求科學界在科學認識論上作出適當的改變，但它並不要求科學家們完全拋棄經驗實證的立場。

四、結語

從上述討論中，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可供討論的結論：氣功要成為科學，我們需要在以下七個方面保持適當的張力。

1. 需要在盲目地信仰任何自稱為氣功大師者和不經考察就拒絕相信任何氣功師之間，保持適當的張力。對於作偽欺騙的防範是必要的，氣功師也應當盡量滿足科學家們為防止作假而提出的要求。
2. 需要在固執於已有的科學定律和常識與幼稚的輕信之間保持適當的張力，用開放的肯定性來對待已有的信念，即在立足於現有信念的同時承認其可錯性，並願意在具有充足的反證時放棄這些信念而接受新的觀點，才是健康的態度。
3. 需要在將氣功現象要麼歸原為已有的科學理論框架之內，不然就予以拒斥的歸原主義態度，和隨意引入新的概念、假設、變量的態度之間保持適當的張力。任何科學理論都是有局限性的，不能作繩自縛。但一個沒有限制，可包容一切觀點

的理論決不是科學理論。

4. 需要在把實驗者完全當作外在的觀察者和要求他們成為毫無批判眼光和能力的盲從者之間保持適當的張力。雖然實驗者效應在一般的科學實驗中是可以忽視不計的，但在氣功實驗中，卻是個必要的考慮。在氣功實驗中，實驗者自己也是參與者。他們的客觀性不是通過把自己置身於實驗之外來達到，而是通過尋找到上述的張力點來實現。

5. 需要在將語言和思想僅僅作為對實在的描述和反映與將它們僅僅看作行為之間保持適當的張力。科學既是發現真理的事業，也是創造實在的事業。在這方面還需要有許多哲學的探討。

6. 需要在要求所有的科學事實均可為任何人所能感知到，和相信只有某些獨稟天命的人才能有超出常人的知覺能力之間保持適當的張力。我們既要承認自己的感知能力之有限，有些修練有素的人可能會感知到我們所不能感知的東西，但我們對個別人的說法也應當在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上加以綜合判斷以決定其可信度。

7. 最後，我要提出一點前面沒有明確提到的方面，即我們應當在真理與價值之間保持適當的張力。氣功並非僅在科學中才能取得其合法存在的身份。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它可以通過提高人的道德素質、精神境界、社會和諧等來取得其合法性。事實上將氣功僅僅納入科學是對氣功本身的限制，而開掘其道德、精神、社會層面也是開掘我們的科學地平線。我們可以對世界作出不同的理論解釋，那些解釋也許各有其優點。氣功的道德、精神和社會層面的內容在與當代科學對世界的冷漠的、純物理性的解釋相比時有特殊的意義。最有說服力的真理和最高的價值也許就存在於它們二者合一之處。

科學需要有像氣功這樣的學科來開拓自己，氣功界也需要通過與科學家的合作而洗去沾在它身上的“偽科學”、“迷信”等等污穢。可以說二者的發展是互為依賴的。

參考文獻

- Alcock, James E.: 1990, *Science and Supernature*.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 Braude, Stephen E.: 1986, *The Limits of Influence, Psychokinesis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Ducasse, C. J.: 1956, "Science, Scientists, and Psychical Researc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50, pp. 142-147.
- Fodor, Jerry: 1974. "Special Sciences, or The Disunity of Science as a Working Hypothesis," in *Syntheses* 28, pp. 77-115.
- Griffin, David: 1997, *Para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Spirituality*, Albany, NY: SUNY Press.
- Kuhn, Thoma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u, Zuyin: 1997, *Scientific Qigong Exploration, The Wonders and Mysteries of Qi*. Malvern, PA: Amber Leaf Press.
- 司馬南，1998：《神功內幕》，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